

影响人类的重大战争

Affect the major wars
of mankind

(第四册)

编著 陈君慧

从公元前14世纪末首次有史料证实的埃及——赫梯战争开始，
到2003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时间跨度将近3500年。囊括了人类有史以来有据可考的重大战争。
书中对每次战争给当时和后来产生的影响作了解说，启迪今人思考。
读者可以通过战争更理性、更深刻地了解历史，以及军事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从而增长知识，更清晰地认识今天，预知、创造明天。



影响人类 的重大战争

Affect the major wars
of mankind

编著 陈君慧

(第四册)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秦灭燕，救燕危亡

秦灭赵之后，王翦乘胜率军北上，屯兵于中山（郡治今河北定县），形成兵临燕国，威胁代郡的局面，引起代、燕一片恐慌。自立为代王的赵国公子嘉，遂与燕国合兵，驻守上谷（今河北北部一带），以防御秦军的进攻。为了避免灭顶之灾，燕国太子丹活动频繁，但走的却是一条悲剧性的道路。

太子丹与秦的仇隙很深。他曾作为“质子”，被派往秦都咸阳。因秦王嬴政待他不好，随即逃回燕国，并寻机对秦报复。现在秦大兵压境，图谋灭燕，更激起太子丹的仇恨。他不仅收容秦国逃亡的将领樊於期，为樊於期提供避难场所，还与燕国勇士田光共“图国事”，谋划对付秦国的计策。经田光的推荐，他又结识刺客荆轲，试图铤而走险，以挽救燕国于危亡。

荆轲原籍是齐人，曾移居卫国，后来又到燕国，燕人称之为荆卿。荆轲擅长击剑，与田光、高渐离往还甚密。当时，太子丹视秦、燕不能两立，燕国弱小，力不足以抗秦，因而试图派人出使秦国，胁迫秦王归还所侵占的领土，如果不能成功就将秦王刺杀，再联合各诸侯国灭秦。荆轲应太子丹的要求，答应入秦完成这一使命，被尊为上卿，但迟迟没有行意。眼看秦进兵燕国南境，太子丹十分恐惧，乃敦促荆轲尽快入秦。

荆轲为了取信于秦，要求献樊於期的头颅，以及燕国督亢（属广阳郡，包括今河北涿县、固安一带）的地图。

太子丹不忍杀害樊於期，但樊於期得知荆轲意图，当即自刭身亡。于是，荆轲一切准备就绪，便与副手秦舞阳入秦。

临行之时，太子丹及其宾客以素服为荆轲送行，直到燕国南境的易水边上。这时，荆轲不禁慷慨高歌，高渐离为他击筑。他唱道：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歌声悲壮激越，众人瞋目发指。歌罢，荆轲一行登车西去。

荆轲到达咸阳，即以重金收买秦王的宠臣中庶子蒙嘉，求见秦王嬴政。秦王在咸阳宫召见他们。不料秦舞阳登上宫殿台阶，突然脸色苍白，恐慌起来。荆轲沉着镇定，谈笑自若，从容地接过秦舞阳手中的地图，献到秦王的面前。秦王打开地图，忽见锋利的匕首，荆轲手疾眼快，左手拉着秦王的袖子，右手拿起匕首刺向秦王。秦王惊跳起来，袖子被扯断了。他来不及拔出长剑，荆轲立即猛扑过去，两人绕着柱子追逐开来。在这紧急关头，侍医夏无且拿起药袋，向荆轲打去。秦王乘机拔出剑，将荆轲左腿砍断。荆轲应声倒地，又拾起匕首对着秦王投去，正好打在铜柱上。荆轲身负重伤，靠着柱子怒斥秦王，最后被秦王左右杀了。

荆轲刺秦王失败，秦王嬴政怒不可遏，下令增兵赵国，并派王翦率军进攻燕国。公元前226年，秦军攻占燕都蓟城（今北京市），燕王喜和太子丹逃往辽东。秦将李信紧追不舍，燕王被迫杀太子丹谢罪，但并不能扭转败

局。燕王喜苟安辽东四年后，燕国终于被秦所灭。

秦灭魏、楚，王翦出征

秦军攻克蓟城，王翦奉命定燕蓟而还。秦的军事进攻，转向南部的楚国和魏国。

楚国在考烈王、楚幽王时期，国力日益衰弱，跟秦国的关系紧张。秦王嬴政继位初期，秦军攻伐不止，山东五国合纵攻秦，考烈王充当纵长，楚国是抗秦的主要成员。当时秦向中原发展，不仅危及韩、魏，也威胁楚都郢。楚国为了避开秦的攻伐，被迫再一次迁都寿春（今安徽寿县）。在南郡地区，秦、楚的斗争更加激烈。楚国为夺回南郡故地，伺机而动，而且曾派兵进攻南郡。楚人在南郡还有相当的势力，一些被称为“邪僻淫泆之民”的楚人，公开进行各种抗秦的活动，直接破坏秦在南郡的统治秩序。公元前 228 年，秦在“南郡备警”（见云梦秦简《编年纪》），大概与上述形势有关。

同年，楚幽王死，楚国政局动荡。幽王死后，他的同母弟犹（一作郝）立为哀王，但是继位不到三个月，其庶兄负刍袭杀哀王，自立为楚王。楚国政局不稳，内部大动干戈，国势日衰。负刍夺位仅仅两年，秦军大举南下，楚国面临覆亡的厄运。

公元前 226 年，秦首先派王贲攻楚。王贲以破竹之势，轻取楚国十余城。接着，秦使王贲还师攻魏，改派王翦、李信伐楚。

公元前 225 年，王贲率军攻魏，包

围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又引河水、鸿沟水灌大梁。最后，大梁城坏，魏王假投降被杀，魏国灭亡。

与此同时，秦准备兴师灭楚。秦王嬴政询问李信、王翦攻楚所需兵力。李信年轻壮勇，自负轻敌，夸口 20 万兵力足矣。老将王翦谙于用兵之道，深知楚国地广人多，坚持非 60 万人马不可。嬴政认为他年老怯弱，就派遣李信及蒙武（一作蒙恬）伐楚。王翦遭到冷遇，便借病告老，回老家频阳（今陕西富平东北）去了。

公元前 225 年，李信率军攻楚，兵分两路。李信攻平舆（今河南平舆北），蒙武攻寝县（今河南临泉），两军攻势迅猛，连连击败楚军。李信出师告捷，正麾师与蒙武会合，不料楚军奋起反击，经过三天三夜尾随追击，李信军大败溃逃，七名都尉同时被杀。消息传来，秦王嬴政大为震怒，并亲赴频阳，向王翦赔礼，要求他替代李信出征。

公元前 224 年，王翦率 60 万秦军攻楚，楚人倾全国兵力进行抵抗。于是，王翦安营驻守，坚壁不战。当楚军东撤时，王翦举兵追击，大破楚军于蕲（今安徽宿县南）南，杀楚将项燕，楚军败走。王翦乘胜攻占楚地，先后夺取陈（今河南淮阳）以南，至平舆（今河南平舆北）一带。

公元前 223 年，王翦、蒙武攻取楚都寿春（今安徽寿县），俘虏楚王负刍，楚国灭亡。

公元前 222 年，王翦挥师南下，平定楚国江南之地，降服百越之君。同年，秦再次兴师北伐，王贲一举攻下辽

东，俘虏燕王喜。接着，又攻代，虏获代王嘉。至此赵、燕灭亡。

秦灭齐，王建降秦

山东六国，秦相继灭了五国，最后只剩下齐国。

齐国曾是战国两强之一。济西大战之后，齐师败绩，齐湣王逃到莒（今山东莒县），为齐相淖齿所杀，齐国濒临亡国境地，国势不振。

齐湣王死于非命，莒人及齐国亡臣找到湣王之子法章，立为齐襄王。襄王在莒五年，齐将田单从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攻破占领齐地的燕军，收复齐国原有故地，并将襄王迎回临淄（今山东临淄），齐终于复国。齐襄王在位 19 年，死后子建继位，这是齐国末代的国君。

齐王建继位初期，君王后实际执掌朝政，齐国政局比较稳定。那时秦对中原诸国攻伐不止，各国自救不暇，而齐国僻处东方海隅，事秦谨慎，几十年未受兵火破坏。但它与其他诸侯国的关系，采取坐观成败的态度。秦赵长平大战，秦绝赵国粮道，赵人要求支援粮食，齐国坐视不救。虽然齐国暂时避免兵祸，但是秦终究没有放弃灭齐，最后造成亡国的结局。

齐国最后灭亡，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即朝政日趋腐败。公元前 249 年，执政十余年的君王后死了，临终前告诫齐王慎用臣僚。齐王建是一位昏君。他视佞臣后胜为心腹，甚至起用为齐相。后胜收受秦的贿赂，是秦安插在齐国的内奸。他派许多门客人

秦，也都接受秦的收买。在后胜一伙人的怂恿下，公元前 237 年，齐王建入朝秦王。秦王嬴政特置酒咸阳，双方打得十分火热。这实际上是庆贺秦“远交近攻”策略的胜利。从此齐国不修战备，不助五国攻秦，使秦的统一战争减少了阻力。当时一些诸侯国的贵族，曾相继流亡齐国，有人劝齐王给予援助，帮助他们复国攻秦，但是齐王建不听。当秦顺利攻灭五个诸侯国之后，齐国灭亡的灾难终于降临。

公元前 221 年，秦将王贲奉命从燕国边境南下，猝然攻占齐都临淄。秦派人引诱齐王入秦，相约封给 500 里地，齐王建果然入秦受封，结果被囚禁于共，最后在那里活活饿死。齐国灭亡。

秦经过 10 年的征战，相继攻灭山东六国，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伟业。它从一个落后的诸侯国，变为主宰中国的统治者，主要原因在于秦的变法比较彻底。秦实行奖励耕战，废除井田的政策，使新兴地主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而秦推行的强化君权的一套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又使新兴地主经济的基础得以巩固，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这就为秦统一中国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秦王嬴政的先辈武功卓著，自惠王及至吕不韦，都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嬴政顺应统一的客观要求，果断决策，起用人才，推动这股历史潮流的发展。秦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结束战国 250 余年混战的局面，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陈胜、吴广起义

作为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第一人，陈胜是个很有志气的人。据《史记》记载，陈胜还是农民时，就对一起耕田的伙伴们说：“苟富贵，勿相忘。”当时大家听了都笑话他：“咱们卖力气给人家种田，哪来的富贵？”陈胜不免感慨，叹息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立志做鸿鹄的陈胜在举起反抗大旗后，得到了附近饱受秦苦的老百姓的积极响应，纷纷“斩木为兵，揭竿为旗”。陈胜也颇有战略意识，在控制了安徽、河南交界的大片地区后，即决定进攻战略要地陈县（今河南淮阳）。这时起义军已拥有战车六七百乘，骑兵1000多人，步卒数万之众。陈地郡守和县令闻风丧胆，早逃之夭夭了，只留下郡丞（郡守副职）龟缩城内，负隅顽抗。在起义军的强大攻势下，陈县县城很快就被攻克了。

打下陈县后，陈胜即召集当地三老（秦在乡设置负责教化的官）和豪杰（有声望的人）共商大计。陈胜以陈县为都城，国号为“张楚”。

可惜这一胜利来得太快，让陈胜骄傲的心迅速膨胀起来。早先和陈胜一起种田的一个同乡听说陈胜做了王，特意来陈县投奔他，可陈胜却将他拒之门外。老乡很是气愤，在陈胜外出时，拦路呼喊其小名，陈胜无奈，只好带他一起乘车回宫。

因为是陈胜的故友，这位老乡也不免和大家讲讲陈胜在家乡的一些旧



陈胜

事。陈胜十分羞恼，竟然把这个故友杀了，当年所说的“苟富贵，勿相忘”的话也早就抛到了九霄云外。自此以后，“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王者”。

不久，那些被陈胜派往各地的将领不再服从陈胜，争相称王，起义军内部公开分裂，给了秦军反扑的机会，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巨鹿之战

秦将章邯镇压了陈胜、吴广起义，并一连串扫荡了好几个起义的小国，一直攻到新建立的赵王国的重镇巨鹿（今河北平乡）。赵王歇向其他新建立的王国求救，各王国纷纷派出援军。可是，面对围城的秦军，他们却没有勇气抵挑战。

项羽是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人，名籍，字羽。其祖父项燕为战国末年楚国名将，楚国灭亡时自杀殉国。其叔父项梁犯了杀人罪，带着项羽躲

避在吴中，一直暗中训练宾客子弟。项羽力能扛鼎，才气过人，从小就发誓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来。

楚怀王命“卿子冠军”宋义率项羽和范增领兵救赵，宋义也惧怕秦军，不敢前进。项羽怒斥宋义的懦弱并杀死了他，楚怀王于是改封项羽为上将军，统率英布和蒲将的军队一同救赵。

项羽率领的楚军渡过漳水后，命令部队破釜沉舟，只带3日的粮食，抱着必死的决心发动攻击。楚军以一当十，杀声震天，其他国家的援军站在自己军垒上观战，一个个看得面无人色。楚军经过激烈的战斗，活捉了秦将王离，打得秦军大败而归。项羽邀集各国将领讨论联合追击事宜，那些将领又敬又怕，走进楚军营门时，都是跪在地上爬进去的，连头都不敢抬。他们都称颂项羽说“您的神威，从古到今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赶得上，我们都愿意听从您的号令。”项羽的领袖地位由此一战而确定。



项羽

楚汉相争

项羽在消灭了秦军主力后，听说刘邦已然入关，大怒，旋即率军入函谷关，与刘邦对峙。为了不让刘邦称王，项羽决意兴兵讨伐。当时项羽有40万大军，而刘邦仅有10万，双方力量悬殊。刘邦很害怕，便收买了项羽的叔父项伯，让他转告项羽自己并无背叛之意，并答应次日到项羽军中谢罪。项羽的谋士范增主张利用刘邦前来谢罪的机会除掉他。第二天，项羽在鸿门摆下酒宴，并设下埋伏。但席间项羽犹豫不决，再加上张良、樊哙、项伯等人的暗中帮助，刘邦得以安全逃脱，项羽放虎归山。

项羽引兵入咸阳后，大肆抢夺金银财宝，杀了降王嬴子婴，然后一把火烧了秦宫。大火直烧了三个月，秦朝于咸阳的建设，悉数付诸一炬。

当初刘邦进入咸阳城时，曾与咸阳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关中的百姓见刘邦的军队纪律严明，纷纷献上牛、羊和美酒犒军。如今项羽的一把火，虽然替六国的旧臣出了一股怨气，却把关中的民心都推向了刘邦。

项羽火烧秦宫之后，项羽自称西楚霸王，占据梁、楚九郡，都于彭城（今江苏徐州），成为各诸侯国的霸主。

项羽的这些做法，不但不能稳定秩序，消除分裂，反而加剧了分裂局面，分封的不均不公，更引起一些握有重兵的诸侯、将领的不满，其中尤以刘邦、田荣、彭越、陈余4人为最。按照



刘邦

当初的誓约，刘邦先入关中，当为关中王，项羽却把他赶到巴蜀僻远之地做了个汉王，而将关中三分于秦降将章邯等三人，使他们牵制刘邦的势力，这使刘邦极端不平。分封不久，握有重兵的田荣首先在齐地起兵反抗项羽，刘邦乘着项羽镇压田荣之机进兵关中，从此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

公元前 206 年夏，田荣率兵赶走被项羽封为临淄王的田都，杀掉胶东王田市，自立为齐王，并联合彭越攻杀济北王田安，尽有三齐之地；次年冬 10 月，陈余在田荣的帮助下，赶走常山王张耳，迎回赵王歇，赵王又转立陈余为代王。整个东方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与此同时，刘邦也以韩信为大将，乘机暗度陈仓，自汉中攻入关中，在三个月内迅速消灭了项羽所封的三秦王，接着挥师东下，降河南王申阳、韩王郑昌、西魏王豹，俘殷王司马卯，为义帝发丧，公开宣布讨伐项羽。

东西方的叛乱，使项羽陷入顾此

失彼的被动局面。他决定先平定东方，然后再回头对付刘邦。公元前 205 年冬，项羽在城阳大败田荣，兵掠齐地，所至毁城放火，“多所残灭”，激起了齐人的强烈反抗。田荣弟田横收集散兵，与项羽相持不下。正在此时，刘邦会集 50 万大军，攻入项羽的都城彭城。项羽不得不亲自率军回击，刘邦溃败，仅带领数十骑逃走。自此以后，楚、汉二军在荥阳、成皋（今河南巩县上街）一带形成对峙局面，“大战七十，小战四十”，项羽虽然在许多战役中取得胜利，一再重创汉军，但在战略上却完全失败。刘邦的大将韩信乘此时机率军北上，攻掠赵地，继而挥师平定三齐；同时刘邦又派人劝说九江王英布降汉，共击项羽；据守魏地的彭越也配合汉军，时出游兵断楚粮道。项羽逐渐腹背受敌，陷于极为不利的局面，而刘邦则有萧何治理关中，不断得到兵丁粮草的补充，使汉军虽屡屡败退，而能重整旗鼓，继续战斗。双方长久相持，项羽因后援不继，只好与汉讲和，约定中分天下，以鸿沟为界，其东属楚，其西属汉。约定之后，项羽罢兵东归。

项羽东归后，刘邦也欲引兵西退，而张良、陈平力劝他乘势进击，一举灭楚。刘邦听从了这个劝告，于公元前 202 年初，会同韩信、彭越诸军 40 万众，全力进攻，将项羽紧紧包围于垓下（今安徽灵璧县东南）。项羽浴血力战，无奈众寡悬殊，粮尽援绝，眼看着大势已去，无可挽回。汉军四面重围，唱起楚歌，楚军闻之，以为楚地尽失，更无斗志。项羽只好率领 800 骑兵乘

夜突围，逃到乌江，被汉军追及，项羽拔剑自刎，年仅 32 岁。

历时四年的楚汉战争结束了。在这场激烈争逐中，刘邦能够正确地运用战略策略，与项羽斗智不斗力，用计分化收买项羽的部下，分兵抄掠项羽后路；又善于用人，能把各地反对项羽的力量联合起来，做到守有贤相，谋有良臣，战有猛将；加之他有比较稳定的关中作后方，兵源粮草充足，可以东进而无后顾之忧，所以能够屡挫屡振，最终由弱变强。而项羽则自以为“力拔山兮气盖世”，迷信武力，缺乏远见，刚愎自用，不肯听从部下的意见，嫉贤妒能，以致许多有才能的人如陈平、韩信、英布等都离楚归汉，贤士不附，将帅离心，甚至连他唯一的谋士范增也被逼走，加之他又残暴好杀，后方不

稳，虽然东征西战，赢得一时的胜利，最终却众叛亲离，日益孤弱，在刘邦联军的围攻之下，落得个四面楚歌的悲剧下场。

成皋之战

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秦王朝反动统治后，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而急剧的变化，这就是起义军首领项羽和刘邦为争夺统治权而展开长期的战争，历史由此进入了楚汉相争时期。楚汉战争初期，汉高祖处于劣势地位，但他富有政治远见，注意争取民心，招揽军政人才，因而在政治上占据主动地位。在军事活动方面，汉高祖善于运用谋略，巧妙利用矛盾，做到示形隐真，乘项羽东进镇压田荣反楚之际，暗度陈仓，占领战略要地关中地区。而后又联络诸侯军 56 万袭击彭城，成为项羽强有力的手下。

然而在袭击彭城之后，刘邦满足于暂时的胜利，置酒作乐，疏于戒备。而项羽一接到彭城失陷的消息，即亲率精兵 3 万从齐地赶回，乘刘邦毫无戒备的时机，发起进攻，夺回彭城。刘邦溃不成军，仅带骑兵数十人狼狈逃脱，自己的父亲和妻子吕雉也成了项羽的阶下囚。

彭城之战使刘邦主力遭到歼灭性的打击，楚军乘胜实施战略追击，一些原来追随刘邦的诸侯这时见风使舵，纷纷背汉投楚，形势对刘邦来说极为严峻。不过刘邦毕竟是一位强者，为了扭转不利的战局，改变楚强汉弱的态势，他果断采纳谋士张良等人的正



张良

确建议，在政治上争取同项羽有矛盾的英布，重用部下彭越、韩信，团结内部力量；在军事上制定据关中为根本，以正面坚持为主；敌后袭扰和南北两翼牵制为辅的对楚作战方针，并一一予以实施。

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四月彭城之战，汉军惨败。五月，刘邦、韩信收拾残部，退至荥阳(今荥阳东北)。荥阳西面的成皋，古称虎牢。北临河水(黄河)，南傍嵩山。城东，汜水由嵩山间向北流入河水，历来是屏障洛阳(今洛阳东)，进而确保关中安全的军事重镇。其时，萧何调发关中老弱及未成年者从军，汉军军势复振。韩信领兵迎击楚军追兵于京(今荥阳东南)、索(今荥阳)间，初步稳住阵脚。刘邦又以灌婴为骑兵将领，率郎中骑兵与楚军骑兵激战于荥阳东，阻遏楚军攻势。汉军筑甬道至河水，取敖仓(今荥阳东北)积粟食用，决心扼守荥阳、成皋，依托关中，与楚军长期抗衡。在此之前，英布被汉使者随何说动，举兵反楚。项羽急遣项声、龙且讨伐英布，兵力受到很大牵制。六月刘邦返回汉都栎阳(今陕西临潼北)，采取措施安定后方，并令丞相萧何治理关中，负责补充兵员，供应粮秣。

汉二年(公元前205年)五月，刘邦退到荥阳一线收集残部。这时，刘邦的部下萧何在关中征到大批兵员补充前线，韩信也带部队赶来与刘邦会合。汉军得到休整补充后，实力复振，将楚军成功地遏阻于荥阳以东地区，暂时稳定了战局。荥阳及其西面的成皋，南屏嵩山，北临河水(黄河)，



萧何

汜水纵流其间，为洛阳的门户，入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五月起，汉、楚两军为争夺该地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交战初，刘邦即按照张良制定的谋略，实施正面坚持、敌后袭扰和翼侧牵制的作战部署，以政治配合军事，以进攻辅助防御，游说英布倒戈，从南面牵制项羽；派遣韩信破魏，保障翼侧安全；联络彭越，袭扰项羽后方，从而有力地迟滞了项羽的进攻。同时刘邦让萧何治理关中、巴蜀，巩固后方战略基地，转运粮食兵员，支援前线作战；还采纳陈平的计谋，派遣间谍进行活动，分化瓦解楚军。

这些措施虽然起到了牵制楚军、巩固后方的积极作用，但是正面战场的形势依然不容乐观。项羽看到刘邦的势力有增无减，十分不安，便于

次年春调动楚军主力加紧进攻荥阳、成皋，并多次派兵切断汉军的粮道，使刘邦的部队在补给上发生很大的困难。

五月间，项羽大军进逼荥阳，刘邦内乏继粮，外无援兵，情势日趋危急。

刘邦采纳张良的缓兵之计，派出使臣向项羽求和，表示愿以荥阳为界，以西属汉，以东归楚，但遭到项羽的断然拒绝。

刘邦无奈，只得采纳将军纪信的计策，由纪信假扮为刘邦，驱车簇拥出荥阳东门，诈言城中食尽，汉王出降，蒙骗项羽，而自己则乘机从荥阳西门逃奔成皋。

项羽发现自己受骗上当后勃然大怒，烧死纪信，率兵追击刘邦，很快攻下了成皋，刘邦仓皇逃回关中。

刘邦从关中征集到一批兵员，打算再夺成皋。谋士辕生认为这不是善策，建议刘邦派兵出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调动楚军南下，减轻汉荥阳守军的压力；同时，让韩信加紧经营北方战场，迫使楚军分散兵力。

刘邦欣然采纳这一计策，率军经武关出宛（今河南南阳）、叶（今河南叶县）之间，与英布配合展开攻势；与此同时，韩信也率部由赵地南下，直抵黄河北岸，与刘邦及荥阳汉军互相策应。汉军的行动果然调动了项羽的南下。

这时刘邦却又转攻为守，避免同楚军进行决战，而让彭越加强对楚后方的袭击，彭越进展迅速，攻占了要地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直接给楚都彭城造成威胁。项羽首尾不能兼顾，

被迫回师东击彭越，刘邦乘机收复了成皋。

六月，项羽击退彭越后，立即回师西进，对刘邦发动第二次攻势，攻占荥阳，再夺成皋。并继续西进，抵达今河南巩县一带。刘邦仓猝北渡黄河，逃到小修武（今河南焦作东），在那里刘邦征调到韩信的大部分部队，以支撑危局，增强正面的防御。刘邦深知项羽的厉害，这时便命汉军一部拒守于巩（今河南巩县西南），一部屯驻小修武，深沟高垒，不与楚军交锋。同时派韩信组建新军东向击齐，继续开辟北方战场。

又命刘贾率领 2 万人马从白马津（今河南滑县北，旧黄河渡口）渡河，深入楚地，协助彭越，扰乱楚军后方，截断楚军粮道。彭越得到刘贾这支主力军的支援，很快攻占了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外黄（今河南民权东北）等 17 座城池。彭越、韩信的军事行动，给项



韩信

羽侧背造成严重的威胁，迫使项羽在九月间停止正面战场的攻势，再次回师攻打彭越。

项羽临行前，告诫成皋守将曹咎说：小心坚守成皋，即使汉军挑战，也不要出击，只要能阻止汉军东进，我15天内一定击败彭越，然后再与将军会师。项羽很快收复了17座城池，但没有能够消灭彭越的游军，它继续在威胁楚的后方。

汉四年（公元前203年）十月，刘邦听取谋士郦食其的建议，乘项羽东去之机，反攻成皋。守将曹咎开始还遵照项羽的告诫，坚守不出，但是经不起汉军连日的辱骂和挑战，一怒之下，率军出击。刘邦见激将法奏效，便运用半渡击之的战法，大破曹咎所部楚军于汜水之上，曹咎兵败自杀，汉军乘机再夺成皋，并乘胜推进到广武（今荥阳东北）一线，收敖仓积粟以充军用，并在荥阳以东包围了楚将钟离昧部。

项羽听到成皋失守，大惊失色，急忙由睢阳带领主力返回，同汉军争夺成皋，与汉军对峙于广武，欲与刘邦决一雌雄。可是汉军依据险要地形，坚守不战。双方对峙数月，项羽无计可施。这时适逢韩信攻占临淄，齐地战事吃紧，项羽不得已只好派龙且带兵20万前往救齐，这就更加减弱了正面战场的进攻力量。到了十一月，韩信在潍水全歼了龙且的部队，平定齐国，使项羽的处境更趋困难。几个月后，楚军粮食缺乏，既不能进，又不能退，白白地消耗了力量，完全陷入了被动。

这时，汉军韩信部已经破魏，破赵，降燕，平定三齐，占领了楚的东方

和北方的大部地区，完成了对楚的战略包围。彭越的游军则不断扰乱楚军后方，攻占了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等20多座城池，并多次截断楚军的补给线。英布所部在淮南也有所发展。项羽腹背受敌，丧失了主动，陷于一筹莫展的境地。双方强弱形势已发生根本的变化。项羽见大势已去，遂被迫与刘邦议和，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而后引兵东归。成皋之战以汉胜楚败而告终。

成皋之战使楚汉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彻底的改变，项羽逐鹿中原的失败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刘邦把握时机，采纳张良建议，于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十月，乘项羽引兵东撤之际，实施战略追击。

十二月，在垓下（今安徽灵璧南）合围并大败楚军，项羽突围后自刎于乌江（今安徽和县北）。

次年二月，刘邦称帝，建立汉朝，重新统一了中国，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一幕。

项羽战场指挥的成功和战略指导的失策之间的巨大矛盾反差，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结局，给后世军事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白登之围

当楚汉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际，开始日益强大起来的北方游牧部落匈奴，在冒顿单于的带领下，东破东胡，西攻月氏，北征丁零、坚昆等部，南灭楼烦、白羊，并重新占领了河套地区。待到西汉王朝建立时，强盛的匈奴

匈奴已拥有“控弦之士”近40万，他们正虎视眈眈地对着中原，声势逼人。显然，他们不久就将要成为西汉王朝的一支劲敌。

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冒顿单于发兵围攻马邑(今山西朔县)。是年九月，早就同匈奴关系暧昧的韩王信放弃了抵抗，开始与匈奴勾结。次年，韩王信又与匈奴联合进攻晋阳(今山西太原)。

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十月，刘邦亲率大军30万进剿韩王信，于铜鞮大破叛军。韩王信公开逃往匈奴，与匈奴人及部下残军继续同汉王朝为敌。匈奴左右贤王率万余骑兵在广武、晋阳一带不断与汉军周旋。时值天寒大雪，汉军士卒多被冻伤，其中被冻掉了手指的人就占到了十分之二三。然而，冒顿单于为迷惑汉军，故意

隐匿其精兵，反将一干老弱士卒暴露在外。

刘邦被骗，于是亲率汉军主力向匈奴大肆进攻。当汉军越过句注山时，奉春君刘敬觉察到敌军有异常，他劝阻刘邦道：“如今两国相斗，应该首先把自己的优势展现出来以令敌军产生畏惧心理。现在，我却只看见敌方老弱病残的士兵，想来这一定是他们引诱我们的法子。所以，我认为匈奴是不可以轻易攻打的！”然而，刘邦非但不听劝阻，反而指责刘敬惑乱军心，以至将其关押问罪。

刘邦率汉军至平城，在步兵主力尚未集结之时，冒顿单于突然率领着自己的30多万精锐部队杀出，一鼓作气便将刘邦所部围困于平城东南之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北)。汉军顿时被截为内外不能呼应的两部，刘邦及被围困于白登山上的汉军将士七日七夜不得突围，内外汉军彼此不能相救，情况万分危急。

就在此时，刘邦手下的重要谋士陈平献计：派人贿赂单于的阏氏(相当于汉朝的皇后)，并晓之以利害。阏氏在接受了贿赂后，果然劝说冒顿令其解围。恰值叛投匈奴的降将王黄、赵利等人也未按单于规定的时间赶来会师，此事引起了冒顿的怀疑。冒顿消灭刘邦的决心开始动摇，于是他便命令围开一角，陈平等人则趁隙保护着刘邦突围而出。到达平城时，汉军主力已至，匈奴人见战机已失，不得不撤兵而去。刘邦知匈奴撤兵，也不敢恋战，在派出樊哙收复代地后，自己则率兵退回了广武。不久，他回到了长安。



冒顿单于

陈汤矫诏攻匈奴

西汉自宣帝时期在西域设置都护府以来，出现了一片难得的和平景象。不过这也未能维持多久，当西汉王朝内部矛盾日益公开化时，汉朝对匈奴也就逐渐失去了控制能力，而干戈也就不可避免了。

汉成帝时，匈奴郅支单于联合康居共同攻击乌孙，并把其军事基地移至康居。后来，郅支又与康居发生火并，匈奴最终成了康居的统治者。匈奴在西域横行一时，他们不仅欺压康居人，也对周边的大宛、奄蔡诸国极力压榨。

这样，西汉王朝在西域的统治受到了极大的威胁，连西汉王朝的使者也数遭郅支所辱。

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 36 年），代理西域都尉的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奉命出使西域，他们见到匈奴肆虐的情形，十分忧虑。陈汤为人“沉勇，有大虑，多策谋，喜奇功”，他认为：如果不能制服郅支单于，那么数年之间整个西域就要出大麻烦；朝廷此时又不关心边事，如果先请批准再行动，一定会坐误战机。

于是，就趁甘延寿久病之机，陈汤竟矫诏发城郭 15 处兵马及车师戍己校尉兵共 4 万人，分南北两路一齐进攻郅支：南路出葱岭经大宛攻入康居北部，北路自温宿抵天山攻乌孙赤谷城。

陈汤率大军率先进入了乌孙，正遇上康居副王率领的外出打劫的几千

骑兵，汉军一到，敌人马上溃败，乌孙人民、牲畜都被夺回。汉军接着便进入了康居，陈汤下令不许掳掠，此举让汉军得到了当地部落酋长和百姓的支持。在得悉了郅支内部的情况后，陈汤大军顺利攻至郅支所据之城下。

汉军出其不意，引起了匈奴军队的恐慌；而且在攻城之时，汉军也得到了康居兵作内应。当时城内匈奴兵力单薄，连郅支的数十夫人都不得不上战场用弓箭射击以阻挡汉军。

最后，汉军攻破了该城，并杀死了郅支单于。此役共斩杀阏氏、太子、名王以下 1518 人，生俘 145 人，收降千余人。最后，郅支单于的人头被报捷的使者送至长安，悬挂在外宾及外使住处之宾馆外。

至此，郅支为患才得以平息，而匈奴在西域的问题也得到了最后解决。

漠北之战

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 年），武帝推行“算缗”，这是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规定商人们都要向官府申报自己的财产数，然后根据财产征税，每两千钱征收一算，即一百二十钱。但商人们为了少交或者不交，就隐瞒不报或者少报。所以，在元鼎三年（公元前 114 年），武帝又下令实行“告缗令”，即鼓励人们告发不遵守“算缗”的人。告发的人可以得到被告发商人财产的一半作为奖励。命令一下，财富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元朔六年（公元前 123 年）漠南会战后，匈奴伊稚斜单于撤兵漠北的目

的之一，是企图“诱罢（疲）汉兵，徼极而取之”。不料汉武帝却转攻河西，使匈奴的诱兵之计落空。恼羞成怒的伊稚斜单于，于元狩三年（公元前 120 年）春发动数万骑兵，分别从右北平、定襄两郡进犯，杀戮千余人，企图激怒汉武帝，诱使汉军北进，在漠北予以歼灭。

鉴于匈奴单于本部及左贤王部仍具相当实力并严重威胁汉朝北部边疆的安全，考虑到汉军经过以往多次实战的锻炼，已经积累了使用大规模的骑兵集团远途奔袭的作战经验，汉武帝决意乘河西新胜之帆，加强北线进攻。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 年），他与诸将商议对匈奴的作战方针。他认为“赵信为单于画计，常以为汉兵不能度幕（漠）轻留，今大发士卒，其势必得所欲”。决计利用赵信的错误判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从而确定了一个集中兵力、深入漠北、寻找匈奴主力的作战方针。汉武帝调集 10 万骑兵，随军战马 14 万匹，步兵及转运民夫 10 万人，由卫青和霍去病统率，分东西两路向漠北进发，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并组织“私负从马复四万匹”，运送物资。

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 年）春，卫青、霍去病统率大军，慨然踏上了征途。“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将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为确保此战必胜，汉武帝在战前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大将军卫青率前将军李广、左将军公孙贺、右将军赵食其、中将军公孙敖、后将军曹襄，统率骑兵五万出代郡

寻找匈奴左贤王决战；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经过挑选的“敢力战深入之士”五万骑出定襄，寻找匈奴单于的主力军决战。队伍刚刚出发便捉获匈奴的骑哨，得知单于主力已经东移，汉武帝于是临时更改部署，将霍去病所部东调改由代郡出塞，便于寻歼左贤王，卫青所部改由定襄出发，北上进击单于主力。

赵信得知汉军北进，又为伊稚斜单于出谋划策，他认为“汉军既度幕（漠），人马罢（疲），匈奴可坐收虏耳”。单于依计而行，“悉远北其辎重”。将全部家属人畜物资往更远的北方转移，而将精兵部署在漠北一带，准备迎击汉军的进攻。

卫青在漠北大战中的对手是伊稚斜单于。伊稚斜的优势很明显，且不说匈奴人是以逸待劳，就连战场也是由他挑选的。而卫青必须“出塞千余里”才能求得一战。

卫青出塞后，“捕虏知单于所居”，便“自以精兵走（奔向）之（单于）”，令前将军李广和右将军赵食其“出东道”。后将军曹襄和左将军公孙贺的行动，史书未言。但可以肯定，他们没有和卫青在一起，因为卫青“自以精兵走之”。我认为，他们和卫青出的是同一条“道”，只是行军速度要比卫青慢。

对付不远千里来到漠北的汉军，伊稚斜可采取“避其朝锐，击其暮归”的打法，也可避而不战，但他选择的是正面迎敌。因为“汉军既度幕（漠），人马罢（疲），匈奴可坐收虏耳”。在得知汉军挺进漠北的消息后，匈奴人很高兴，而且是喜出望外。毕竟，漠北在元



卫青

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对双方而言,都是一个新的战场。

卫青率先进入战场,后将军和左将军在战斗打响后抵达,而前将军和右将军因迷路错过了漠北大战!

因此,一开始,伊稚斜在兵力上也占优!

面对严阵以待的匈奴骑兵,卫青“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

车阵是防御骑兵的战术之一。卫青以武刚车结成环形阵营,这是一个“圆阵”,而圆阵是最好的防守阵形。

五千骑兵的先敌出击,真可谓“守中带攻,攻中带守”,充分体现了卫青高超的指挥艺术。对五千骑兵而言,他们的出击,是一次进攻。对卫青而言,既是进攻战,也是防御战,挡住匈

奴人,迟滞匈奴人,为“武刚车自环为营”争取时间。只要“武刚车自环为营”,那么即使暂时失利,也可坚守待援,伺机再战!同时,五千骑兵的先敌出击,在气势上也是先声夺人。

伊稚斜以一万骑兵迎战。他的意图十分明显,那就是凭借人数上的优势,迅速击溃当面之敌。但是,伊稚斜低估了汉军的战斗力,一万匈奴骑兵对五千汉家骑兵无可奈何!汉军装备的“环首铁刀”,是其战斗力提升的原因之一。

伊稚斜的意图没有实现。而卫青完成了“为营”,并等来了曹襄和公孙贺。战场上的形势转而对伊稚斜不利,更糟糕的是他未能及时察觉汉军的兵力已得到了加强。

太阳快下山的时候,风云突变,战场上出现了沙尘暴!“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而卫青“纵左右翼绕单于”,一举奠定了胜局!

其实,突然出现的沙尘暴对汉军更为不利,匈奴人对这种天气的适应能力应该更强一些,从史书中双方“杀伤大当”的记载来看,沙尘暴对汉军战斗力的削弱要比匈奴人大得多。

但是,沙尘暴使战场上的能见度降低,正是发动突然袭击的大好时机,这一点对双方都是一样的,就看谁先想到,先利用了!卫青在第一时间捕捉到了这个战机,以左右两翼包抄,这种常规的骑兵战术,完成了对敌军的致命一击!

包围圈中的伊稚斜看到“汉兵多,而士马尚强”,彻底丧失了战斗和抵抗的意志,在天快黑的时候,自己先做了

逃兵。

此战中,卫青的自信、勇敢、顽强、冷静以及临阵应变的能力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反观伊稚斜,在优势的时候,不能想办法打开局面;在劣势的时候,又因为对手的强大而丧失了斗志,最不可取的是只顾自己逃命而丢弃大军。

可以说,卫青在击溃敌军之前,已经从心理上和意志上击垮了敌方的主将!

伊稚斜当了逃兵,而卫青从战神的手中接过了胜券。

东出的霍去病军虽然未与匈奴单于交手,但其战果也十分巨大。霍去病凭借部下兵精马壮的优势,出代、右北平后,在荒无人烟的大沙漠中长驱北进2000余里,对匈奴左贤王发动猛烈进攻。左贤王自知不是霍去病的对手,很快就率亲信弃军而逃。霍去病穷追不舍,一直追到了狼居胥山(今蒙古国肯特山),斩杀匈奴比车耆王,俘

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83人,匈奴吏卒70443人。为了纪念这次战役,霍去病“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今内蒙古呼伦湖与贝尔湖,一说俄罗斯的贝加尔湖),执卤(虏)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祭告天地,庆祝胜利。

漠北之战,是汉军在距离中原最远的战场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也最艰巨的战役。汉武帝在取得河南、漠南、河西三大战役胜利的基础上,根据汉军经过实战锻炼积累的运用骑兵集团进行长途奔袭与迂回包抄的作战经验,利用匈奴王廷北徙之后误以为汉军不敢深入漠北的麻痹心理,决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大胆地制定了远途奔袭、深入漠北、犁庭扫穴、寻歼匈奴主力的战略方针。与此同时,他又细心进行战前的准备,除集中全国最精锐的骑兵和最优秀的战将投入战斗外,还调集大量马匹与步兵,运送粮草辎重,以解决远距离作战的补给问题。而在作战中,汉军统帅又发挥了出色的指挥才能,充分利用骑兵的机动性与冲击力,不仅敢于深入敌境,而且善于迂回包抄,特别是卫青,在遭遇单于主力后,机智地运用了车守骑攻、协同作战的新战术,先借助战车的防御能力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继而发挥骑兵迅速机动的攻击能力,迂回包抄敌军的两翼,一举击溃单于的主力,更显示出其战役指挥方面的优异才能。所有这一切,都为汉军的胜利提供了保障。

漠北之战最终以汉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在这次战役中,共歼灭匈奴



霍去病